



哈萨克族英雄史诗

(散文体)



阿尔帕梅斯

王景生 胡南 ◆ 译

民族出版社



阿尔帕梅斯

——哈萨克族英雄史诗

(散文体)

王景生 胡 南 译

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阿 曼 巴哈提

装帧设计:刘家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尔帕梅斯:哈萨克族英雄史诗/王景生,胡南译.
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0.4

ISBN 7-105-03850-0

I.阿… II.①王…②胡… III.哈萨克族-英雄
史诗-中国 IV.I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0576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:100013)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5 字数:90 千字

印数:0001—1000 册 定价:10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目 录

拜布尔的苦闷	(1)
知名的发仙	(12)
阿尔帕梅斯的初次旅行	(26)
刁滑的卡拉满	(38)
阿尔帕梅斯第二次出征	(50)
在塔依什科可汗的宫帐里	(62)
卡拉库孜化募出走	(72)
宫帐里的混乱	(83)
在吉叠里拜森	(99)
阿尔帕梅斯实现了心愿	(115)

附录一

浅谈哈萨克族长诗的特点	(132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录二

简评哈萨克族史诗《英雄阿尔卡勒克》	(13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拜布尔的苦闷



很早以前，在美丽富饶的吉叠里拜森^①草原上，居住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哈萨克部落——科鄂尔拉特。在科鄂尔拉特部落里，有一位资财万贯的富豪，他的名字叫拜布尔。

拜布尔的财富多得无计其数，数不胜数。仅马、牛、羊、驼四种牲畜，就盖满了辽阔无边的整个吉叠里拜森草原。凡是到过这里或亲眼目睹过的人，无不为之赞叹。如果谈到四种牲畜，仅骆驼中单峰宝驼一种，就有八万多头。这些宝驼从未配备过鞍具，也从未役使过。至于说到那些嘶鸣的马群和不停咩咩叫的羊群，在无边无际的草原和丛林中，可以说是到处可见、比比皆是了。不仅如此，万贯家财的拜布尔，还把放牧在每片丛林中的千匹骏马，按照它们的毛色，分成了棕色、青色、乳白色和花白色的马群。这种色彩缤纷、美丽壮观的景象，强烈地吸引着周围的人们，使他们产生了极大

的兴趣。

虽然拜布尔的财富布满大地，可是他无儿无女，后继无人。每当拜布尔想到自己的产业，想到这些产业有朝一日需要人继承、需要传宗接代的时候，他的心灵深处，不禁就泛起了一种无名的烦恼。这种忧烦常常使他感到阵阵空虚与惴惴不安。

前些年，还在拜布尔年轻有为的时候，财产的不断增长并未使他感到过分欣慰。在他精心培育这朵生活之花，使它不致凋零的时候，他同时也在为自己的事业后继无人而开始忧虑了。这正是拜布尔所焦虑的，也是郁闷在他心灵深处、无法解脱的最大苦闷。对此事或许是出于“幸灾乐祸”的缘故吧，拜布尔的亲戚朋友与之交往的竟寥寥无几，少得可怜。拜布尔多么渴望有个“病倒能安慰、跌倒能搀扶”的知己啊！不过说来也巧，正当拜布尔苦心思索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堂弟——库尔泰来到他家。库尔泰的到来，对拜布尔来说好像是雪中送炭，他受到了堂兄的热情欢迎和款待，并被视为上宾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。然而，拜布尔心中的苦闷，并没有随着光阴的流逝而解除。对于人间的琐事，人们的看法不会是毫无差异的。对于拜布尔苦闷的心事，有人表示同情，有人则趁人之危，讽刺挖苦，甚至有些心怀叵测的人，为炫耀自己子孙满堂、后继有人的优越条件，竟然在拜布尔的面前特意摆出了一副十分傲慢的姿态。

拜布尔的远房堂弟库尔泰，正是为消除拜布尔心中的苦闷，再次到这里来给他献计献策。

库尔泰对拜布尔说道：“拜布尔兄，我想告诉你一件喜事。如果这件事真能办妥，不但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喜悦，而且还将为你分减一份忧愁啊！”

听罢，拜布尔眉飞色舞，精神抖擞地说道：“我心头的郁闷之苦，难道真的能够消除吗？如果真能如此的话，库尔泰老弟，那你就好好讲讲吧。”

近些年来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拜布尔对任何事情都多愁善感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同自己无子无女的心事联系在一起。现在，他渴望从库尔泰的话中，找到解除自己心病的妙药灵丹。

“你不要只看到眼前的遍野资财，对你自己手下的佣人也要善于体察才行啊！”库尔泰接着话题又继续说道，“我干脆对你说吧，听说你门下有个拾粪的女仆，今天她生了个男孩。我想真主是不会让孩子无缘无故降临到人间的。如果你把他收养过来，我看是再好不过了！”

俗话说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。库尔泰的一席话，使拜布尔像山前失去前进道路的马车一样又找到了出路。拜布尔为这意想不到的事感到格外高兴。

那次谈话以后，尽管拜布尔不再为此事愁眉苦脸了，但像寻珍探宝一样，一心向往、急切盼望孩子的拜布尔，由于见不到孩子还是坐卧不宁。不过没多久女仆

的孩子就被抱了过来。

这件事，也许早已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个孩子本不是拜布尔所生，可是拜布尔却像迎接亲生儿子出世一样，为其大摆酒宴，欢庆异常。随后又给孩子起了个名字——乌尔坦。本来是铺兽皮、盖羊毛、住破毡房的孩子，来到拜布尔家里，从此却穿上了绫罗绸缎，过上了无忧无虑的优裕生活。



拜布尔家那种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悠闲自得的生活，把乌尔坦养成了个体态异常、性情粗野的人。凡是见过乌尔坦的人，无不为其异常粗大、十分笨拙的手脚感到惊愕不已。每当人们看到他那宽大的腰身、粗桶似的脖颈，看到他那满脸的络腮胡子、圆瞪瞪的双眼、碗盆大的巨口和铲状的门牙时，犹如见到一尊庞然大物般感到阵阵生畏。每当乌尔坦蹒跚地从人们面前走过，看到他留下的灶坑般大的足迹时，阿吾勒^②的妇道人家都瞠目而视，惧怕得毛骨悚然，连向其跨近一步都不敢，又有谁敢于冒犯拜布尔府中这位独一无二的娇子呢！

拜布尔的这位娇子，对拜布尔本人也是十分放肆

的。除乌尔坦外，又有谁愿给本来就不愉快的拜布尔再添烦恼呢。可是这些事，乌尔坦本人是一无所知的。乌尔坦不仅在相貌上奇丑无比，而且性格也十分暴躁。对于不合己意的人，他常常舞拳弄棒大打出手。因此，在他所巡视、管辖下的地方，时常纠纷四起、混乱不堪。所以，乌尔坦每要到一地，周围的人们总是议论纷纷地说道：“乱世魔王就要驾到啦！”

人们对乌尔坦的蛮横无理是无可奈何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乌尔坦越变越坏，已发展到骄横跋扈的境地。甚至对拜布尔和库尔泰这样的长辈，他也时常顶撞、打闹。由于不满意拜布尔对万贯家财的掌管，乌尔坦时常说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。有时，他故意触及到拜布尔孤寡无后的病根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嘿，老东西，你要这么多家产，死后还会把它带到阴曹地府里去吗？”这样的话，别说拜布尔，甚至连阿吾勒的乡亲们听了也都会感到气愤的。乡亲们满含着泪水，愤懑不平地说：“这条汉子，实在令人厌恶啊！”

不仅别人对乌尔坦不满，甚至连赋予了他母爱的拜布尔老伴也对其感到悲观失望了。不过，这样的痛苦，她是难以诉说的。因为她清楚地知道，这后继无人的痛苦，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的无能所造成的。所以，这无数辛酸，她只能暗暗往肚里咽着，在用无声的泪水求得真主的宽恕。

痛苦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。一天，拜布尔老伴忽然

有了个想法。老伴擦干了泪水，高兴地来到拜布尔的面前。

“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迈进了这个家门，您就成了我惟一的主人。”拜布尔老伴继续说道，“真主的力量是万能的，也是无穷无尽的。像我们这样孤苦无依的人，一切都会得到真主的恩赐的。现在，虽然我们的思绪已被扰得纷乱不堪了，然而为了摆脱后继无人的苦难，我们还要苦心求索，要用一片虔诚的心，去祈求圣人苏尔坦^③的恩助。只要我们赤裸着双足跨急流、越险滩、不惜一切去感化万能的真主，我想咱们的心血是不会白费的……”

拜布尔为了摆脱缠身之苦，尽管几十次、上百次地费尽心机、冥思苦想，然而至今也未找到摆脱苦痛的妙计良方。现在，听了夫人的这番表白，拜布尔的心情豁然开朗了。夫人的话语，使拜布尔像困于戈壁荒滩而找到出路的驼队，高兴得欣喜若狂。因为，这不仅是拜布尔单纯的沉醉和痴心的向往，而且也是他对福运长久的未来所寄托的一种强烈欲望。

遵照夫人的劝告，拜布尔不久将要踏上祈求圣人的征途。

拜布尔从畜群中挑选了一只山羊，宰杀掉祭天，又摆上丰盛的宴席，正准备告别送行而来的各地百姓。这时，拜布尔老伴郑重地向家人吩咐，要家人们打开宝库，把满库的金银无偿地分给百姓。

拜布尔开仓济民的壮举，使百姓们得到了优厚的施舍。

拜布尔把星期三作为出发的良辰吉日。他带上珍贵的壁毯，牵着引路的公驼，于傍午时分出发上路了。

百姓们舍不得恩深义重的主人，他们穿上五颜六色的盛装，沿着一日行程的路线，排列成浩荡的送别人群，在深情欢送着拜布尔夫妇。送别的人们个个热泪盈眶，把对拜布尔的深情化作良好的祝愿，默默地祝福着他俩旅途平安。

看到这种送别的壮观景象，拜布尔夫妇深受感动。当太阳偏西时分，他们便走上一座山岗，在那里停了下来。待到送行的人们纷纷围拢过来，拜布尔带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道：“常言说，忠实善良的仆人是不可遗弃的。今天，我看到了你们所做的一切。你们这种纯洁、诚挚的心意，已经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篝火。我将把它化作拨开狭隘心灵的钥匙，作为指明我前进旅程的明灯。黎民百姓们，再见吧！愿万能的真主为我们敞开恩惠而宽广的胸怀吧！”

拜布尔夫妇告别了百姓，慢慢向前走去。难舍难分的黎民百姓，在他俩的身后肃然而立，纷纷叨念、祈祷着说：“愿您们称心如意！”“祝您们一路平安！”“愿真主赐予您们幸福吉祥吧！”百姓们用发自内心的美好祝愿，目送着拜布尔夫妇踏上遥远的征程。

拜布尔夫妇急切地朝着憧憬的圣地走去。

3

拜布尔夫妇离开家乡整整两个月了，人们常说，离家四十步也会感到孤独，此话确实不假啊！这两个月中，拜布尔夫妇遇到的困难一言难尽。为了寻求光明，找到圣人苏尔坦，他俩像一对失明的飞蛾向前茫然行进。他俩凭着一个善良的愿望，旅途中时而默然而泣，时而笑声朗朗。拜布尔夫妇所言的不是别的事，句句都是孩子。他俩下定决心，旅途中即使有千难万险也要勇往直前。

经过四十天艰难跋涉，拜布尔夫妇来到了一片寒风刺骨的荒原。这时，他俩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双脚也被磨得疼痛难忍。然而，在这除了稀疏的碱蒿，再也找不到任何牧草，除了偶尔飞来的寒鸦，再也听不到任何鸟鸣的荒漠里，哪里能找到歇脚的地方呢？刚来到这个没有道路、不见人烟的地方，使人感到一阵茫然，又仿佛已经陷进了无力自拔的深渊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拜布尔老伴悲切得泪如泉涌，颓然自语：“我的真主啊，什么滔天大罪要使我经受这样的苦难，遭受这样的折磨啊！”拜布尔轻声地召唤着、耐心地安慰着自己的妻子，继续向着希望的征途走去。

拜布尔夫妇从未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，也从未尝受过徒步而行、阳光曝晒之苦。在今天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他俩已感到疲惫不堪了。然而，令人惊异的是，虽然他俩十分劳累，却不肯骑马，即便吃的苦楚再大，依然坚持徒步向前。原来，在他俩看来，骑马朝拜圣人是

对圣人的最大不敬；不仅是徒劳无益的，而且还将会沾污苏尔坦圣人的形象。因此，他俩决心用最大的毅力、最大的虔诚步行而去。

不久以后，拜布尔夫妇的面颊消瘦了，眼窝也塌陷了。他俩战胜了千难万险，越过了寒风凛冽的莽原，又继续走了七天七夜，才跨进了圣地的边沿。他们在那里暂住了一宿，次日清晨又继续向前走去。

一天黎明，天空格外晴朗。他们借着东方的一线晨曦放眼望去，草原上的自然景物清晰可辨。拜布尔夫妇趁着惬意的晨风，挪动着沉重的步履，一步一趋、蹒跚地登上了对面的一座山梁。拜布尔夫妇向远方极目眺望，在一片灰蒙蒙的雾霭之下，圣人苏尔坦的宫垣隐约可见。尽管那里是个可望不可及的遥遥之地，然而它毕竟是拜布尔梦寐以求的希望所在啊！拜布尔夫妇看到了希望，激动万分，好像一切旅途之苦都已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拜布尔妻子兴奋得喃喃自语，忏悔似地说道：“啊，我的真主啊！请您收下我们的这份心愿，为我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吧！”

拜布尔夫妇向山下急忙跑去，待到傍晚时分赶到了

苏尔坦的宫殿。当天，他俩牵马走到圣灵之前，一头跪拜在地。次日，拜布尔夫妇又到圣人苏尔坦宫前祈祷。按照传统的礼仪，由侍卫们把随带的珍宝分摆两处，他俩将其中的一份献给了苏尔坦，另一份赠给了侍卫们。他俩在舒适的寓所里住了七天，也整整在那里哭诉祈祷了七天。

七天七夜，对于无忧无虑、悠闲自得的人们是短暂的，而对于身负夙愿、郁闷缠身的拜布尔夫妇俩来说，却像全年那样的漫长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。这七天，他俩耐心地等待着，相互对望着，仿佛在悄悄地互相追问着各自的感觉和彼此间的体验。不过，令人遗憾的是，他俩至今没有任何异样的收获。圣人苏尔坦金盔顶上的蓝光，闪现着他那无穷的智慧，也显示出他的威武庄严。

“灾难缠身的人是不畏艰险的”。他们知道，心灰意懒地坐等是无济于事的。于是，七天七夜之后，拜布尔夫妇怀着强烈的愿望又继续向前走去。

古老的阿拉套山，自古以来就是先圣们久居的圣地。在这里的大小山麓、江河湖畔上，坐落着许多圣殿、仙墓和虔诚信徒过往的寓所。因此，这里早已是人们敬慕和向往的仙山圣境了。拜布尔夫妇在这个久负盛名的仙境里暂时安顿了下来，并向这里的人们施赠了厚礼。当他们来到山中一处幽静的地方时，又发现与苏尔坦同具盛名的另一位圣人的故乡。然而，那里没有安身

之处，他俩只得在那里守候、乞求。拜布尔老伴悲切地哭泣着，用泪水向圣贤们表示自己的虔诚。为向真主表示赤诚之意，他们一举敬献了全部财宝。

拜布尔夫妇在这里逗留了三天，怀着渺茫的希望又踏上了新的旅程。他俩上路已经有九十天了。在这九十个日日夜夜里，他们经历了各种艰难，目睹了各种奇异景象，也饱尝了各种苦辣与辛酸。可是，时至今日，既没有看到任何令人宽慰的迹象，也没有获得任何使人满意的结果。现在，他俩已经精疲力尽了，然而却不想就此止步，依然坚持向前。

拜布尔夫妇走向对面的一座山梁，一步步向峰顶攀登。待到傍午时分，将要攀到峰顶的时候，他俩已经累得浑身瘫软、气喘吁吁了。拜布尔夫妇以异常兴奋的心情，奋力举步而上，终于登上了峰顶。

知名的发仙



拜布尔夫妇像一对忍辱负重的骆驼，怀着一线希望登上了峰顶。他俩用难以抑制的热切希望，向远方举目眺望，发现山脚下有一池熠熠发光的湖水。湖边有一股蒸腾喷涌的清泉，宛如仙圣们满含爱抚的热泪，缓缓浇灌着人们的心田。在清泉畔的一处山脚下，长着一棵老榆树，榆树周围长满了茂密的草丛。这里既没有人们居住过的残垣旧址，也不见人们葬身的墓地，是一处十分僻静的地方。古榆、灌木的竞相生长，使这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。

美好的愿望激励着拜布尔夫妇，急切的心情催促着他俩向前。他俩不怕晨露湿衣，不畏荆棘刺骨，又穿过横七竖八、密密层层灌木丛，朝着清泉流淌的山下一步步走去。

拜布尔在前面开路，妻子在后面紧紧尾随。为了找到自己一心向往的圣地，为了摆脱多年的苦难，他俩同

心协力，默默埋头向前。这时，他们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可喜的征兆，仿佛已经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方。他俩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拜布尔老伴的披巾忽然像被什么拽了一下似的，险些将她绊倒在地。原来，她的头被树枝刮破了，白皙的额头上留下两条一指宽的伤痕。她惊愕地喊叫了一声，想把那根罪恶的树枝狠狠地惩罚一下。然而她怎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！在她看来，这是不值得分心的小事。在她那一颗慈母的心中，惟一感到最沉重、也是时时挂牵的，莫过于对真主的祈祷与请求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值得她留意分神的呢！所以，额头的伤痕，不仅没使她气恼，甚至也不曾让她感到一丝疼痛。

拜布尔回过头来，看到妻子惴惴不安的神情，立即感到发生了什么意外。拜布尔正在猜测，忽然看到妻子把层层围裹的披巾，慢慢解开挂在了灌木丛上。妻子宛如一只浏览百花的玉蝶，不仅对灌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而且还彬彬有礼地为其敬献披巾呢！这一情景，使拜布尔感到一阵茫然，谁又能体察其中的奥秘呢！

这天，拜布尔俩人就要在泉边露宿了。太阳落山时分，他俩从泉边搬来一些石头，想在这里砌起一道暂时栖身的围墙。尽管搬来的石头大小不一，不过彼此都很切合，砌起的围墙既整齐又严实。看着围墙，拜布尔自言自语、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我的真主啊，善心终究要得到善报喽！”

黄昏时分，拜布尔俩人呆呆地凝视着前方，发现有